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十五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錄賢裔

續集

漢人
之意

唐
之典

當
之脈

太宗
之脈

高宗
之功

嘗觀漢人之表列侯也先叙爵邑後叙子孫則知漢人象賢之意

漢列侯功臣表先姓名次又觀唐人之表宰相也先列職名後列

譜系則知唐人出祿之典唐宰相表上列職名下列譜系嗟夫喬木舊望見者興

念甘棠遺愛去之見思則庶勲業之舊著閭閻之英者可無悠長

之念哉然嘗論之為國家宣力者固可重為生民立極者尤可敬

為當時立勲者固可嘉為後世開太平者尤可尚此有國家者不

可一日不續吾道之脈也何者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者

此道也以正心格物為本原以治國平天下為功用者此道也風

雨有晦冥而此道無变迁世變有汗隆而此道無轉移周公之迹

陳矣魯之子孫崇尚文孝雖列國紛紛而不變孔子之筆絕矣後

世見禮不觀諸他而觀之子思然則續其統振其緒上之人安得

不任其責哉故周公之後與姬室相為無窮而夫子之裔歷漢唐

猶一日信矣夫不可一日不續吾道之脈也我國家崇尚文治維

持道統念故家之餘澤起遺笏之舊愛上以接先賢之正傳下以

發潛德之幽光故劉溫叟以清節著名太宗特錄其子所以示

天下之名節劉溫叟以清節自守溫叟及太司馬公以誠實立身

哲宗時召子康所以表名臣之行業司馬公初為崇寧二年及哲宗此

象賢之意固隆矣至若道孝宗派後代山斗濂溪先生導其源伊

洛橫渠浚其流揚游胡馬諸君子助其瀾自元祐至今日其間或

興或廢不知其幾而人心天理不泯於頽靡之中國脈元氣終有

賴於維持之力道孝固無負於國家而國家亦無負於道孝也自

今觀之紹聖末年唱為黨禍名儒故老海隅頽表而吾道之派絕

矣我高宗雨露洗濯善類萌孽龜山大儒靈光獨立胡氏父子

相繼擢用而伊洛之傳始振此高宗錄賢之功也紹聖間以程

淵田里四十一月送涪州編管又崇寧初元祐文有禁又中

與本末建炎初崇政殿說書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門人高弟

有故監察御史陳鵬與今徵獻閣待制揚時是日以時為工部待

詔時兼侍講是時如右丞許景衡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左司郎中

吳給事中侍御史馬神皆各得願之齊又未幾召胡安國及其

仲仁秦氏當國志驍志耻高視闊步訕笑大儒而吾道之脈微矣

錄賢裔

孝宗錄賢之方

寧宗錄賢之方

今日錄賢之方

君相扶持正道

韓公二制之

大臣定策之功

我孝宗天涵地育諸儒生氣屈致文公講道翠幄其他苗裔收拾

始盡而伊洛之傳復振此孝宗錄賢之功也秦檜王和甫鼎之

影城而吾道之灰冷矣我寧宗改絃易轍推明理學節惠有謚讀

書有人閩中江右家傳人誦而伊洛之傳至今源源尤盛此寧

宗錄賢之功也嘉靖定間論撰深即惠又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在祖宗固以尊顯矣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今日能無加培

植歟主上初政未遑他務伊川道季之宗既錄其後朱張道季

之派復顯其裔即此一意人心興起使天下知格物致知之季非

迂闊道德性命之書非高遠其所以立天地心繼前聖季也不淺

又不但為泉壤之輝也雖然司馬公一相主盟吾道而伊洛之正

學始明元祐初司馬公為相召何南布衣程伊川趙忠簡求去正

人勢孤而伊洛之門人復散紹興與張魏公致劉魏於慶州上曰却

補外童朱繼出此愚又不能不拳拳於君相相與扶持之功云

定策大臣

召公之託聞顧命漢相之謀應大橫此非韓魏公之制乎韓魏公

門下待制制曰推召公之許嘗聞顧命之言惟漢相之謀終應大

之制子孟之承先帝召公之保三朝此非曾魯公之制乎

定策大臣

先正定策之功

正君之心

呂端之心

初扶持社稷遂不若田文之功通鑑魏置相田文只起不悅謂田起曰將三軍敵國不敢謀子孰而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子皆出吾下而位君吾

起曰將三軍敵國不敢謀子孰而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子皆出吾下而位君吾

也誅秦蹙項蓋出漢庭之右盛矣然當代邱奉立之時親握天子

璽又不及周絳侯之勲謂勃嗚呼尚論大臣之大節不觀諸國勢

危貳之秋則伊周之事業泯矣天開有宋偉人間生社稷元勲

鼎彝弗泯是故開國勲舊弘濟艱難蓋以天下為己任金匱之藏

首禪國論慈闈之訓仰決聖謨其弼亮之美可以對越乎穹壤謂

義扶翊日月使中外之人舖啜嬉遊而無警視竊語之警韓琦定

策亞傳責重節堅可以托六尺之孤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有始

有卒可方安世其感動人主者實先孚於衆論長編曾公亮語畏

紳播笏而定國祚於泰山四維之地豐功茂績載在盟府嗚呼盛

矣哉然又論之定一時之大策固難正異日之君心尤難方國本

末定事勢殆矣而能談笑廟堂親決大議此固有賴弼亮之休至

國本已定事勢安矣而君心方善而未固君德方進而未純其可

無輔贊彌綸之力歟是周召訪落之時作書誦詩警戒日聞而成

王終為令王平勃於錢穀之間浹背莫對文帝之治幾疵焉前陳

真宗之顧命大臣奏事雍容未嘗喜懼以輔咸平之治者端之力

居多真宗初即位每見呂端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再拜以請

切再三猶能寬一分之賜者韓公之功歟神宗初韓公奉英宗之

功臣配享

子享先王爾祖與之此侑食之始制也書盤庚茲子太享于先

功太常祭於大丞此侑食之定制也周禮夏官甸人辨九有以辨

功臣配享

勳諸嗟夫甘棠微木見者興詠故笏細物中心惻然况覽竹帛之

舊蹟觀鼎彝之遺銘其可無慨慕遠想之典歟此商周所以拳拳

於清朝之享者見仁之至義之盡也商周遠矣其待臣之禮吾憾

焉晉文公間閔在外十有九年之推從亡日久蓋同甘苦共患難

者比其反國乃不及祿左傳韓淮陰誅秦蹇項蓋漢庭之第一功

盟血未乾狗烹弓藏終不能老死補下韓信傳此固鏖薄少恩之

人固不足與語君臣始終之義若夫漢之霍子孟唐之魏鄭公此

千載魚水之會然能榮其身於前而不能全其名於後能畀厚秩

於一時而不能播幽馨於異日此君子深為之浩歎方子孟未央

之奏親握天子璽以授宣帝受遺托孤無負先朝蓋三代而下所

未有麟閣崢嶸遺像凜然位次第一氏而不名若無負於子孟矣

然霍氏之肉未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使光之元勳茂績不再傳而

盡泯何刻哉本傳霍光上諸臣立孝武曾孫末列奏遂即帝

書其各後光薨人告觀此則漢人祭功臣於庭之制特具文耳

漢制祭功臣於庭上庶為剛方魏公立朝之日引入卧内好同心

腹諫行言聽措世太平亦三代而下所未有豐碑嵯峨大書深刻

鋪陳功績若有光焉亦無負於鄭公矣然萋斐之言一入而仆碑

之悔遽形使鑑逝之後反於墟墓有譴焉何薄哉魏謏傳太宗即

或引至卧内諫亡天下事蓋亦以不出遇乃屈臣底編後帝曰夫

皆短百為帝不悅乃停叔王觀此則唐人享功臣於禘祫之日特

虛設耳不配漢令帝祫之日功臣並配享請集禮官李士等議

噫論漢之君臣不若宣帝子孟之相得論唐之君臣不若太宗魏

忠孝為家法以禮義為國維元勳碩德既保全於土龍既禱之餘

曹不
能全
功臣

漢不
能全
功臣

功臣配享

集縉紳愜公論也冊告宗廟無愧辭也蘇東坡劄子自祖宗以來

之臣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

下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奏請既上而旨茶依冊古宗留然後敢

行愚嘗拜觀盛朝歷數舊勳凡侑於清廟祭於大丞當時無異論

後世無私說至今言之猶使入有起敬起愛之意我藝祖之開國

也中令元勳弘濟艱難記開太初此雷德讓曰鼎鑪必有侍中重

望削平替偽是用侑享于藝祖通水嶽談曹彬征討前後凡降我

太宗之繼統也輔新政於太平之初則有居正薛居正太平與國

宗揚天靈於混一之日則有潘石潘美石賦載輔太祖太宗平定

是用侑享于太宗其在真宗時也文靖文正凝遠深沉李繼深風範凝遠

又王文正旦張詠曰保沈李公威名天下知之李繼其在仁宗時

也沂公大節險夷一致王曾有天節申公持權見遠謀偉

有奇骨重厚如勃但來慶曆聖德詩子早職奇予曾公輔政可方

安世張編曾公亮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在神廟則鄭公秉心端

方直亮歷事四世計安宗社張編元祐二年禮部言神宗配享功

乘心直亮歷事三世計安宗社臣合尚書以下以孫承等以富弼

與是時也呂趙韓張俱有名績淳熙廷議侑食宜稱六年字文价

效忠訪落史文惠公輔孝宗替即後即位再入相遂其報稱之公

取予之當蓋管諸鬼神而無疑閔諸百世而無憾者類苑趙普曹

薛居正潘美石賦載配享太宗李沆王旦李沆隆配享真宗王

曾布曰且以王安石也長編紹聖元年詔王

也鮮于侑曰且以富鄭公也鮮于侑曰動德第一如唐朝止用郭子

儀故事只以富鄭公也儀故事只以富鄭公也

富弼配享神宗初元祐富弼配享天下以富弼至是謂弼得罪先

帝罷之翌日布對上問罷富弼配享如何布曰臣自元祐中聞之

故以評其不當先帝之心哉但元祐中人持編見不恤又理所安耳

然王安石之變更家法終不若富弼之計安宗社見上曾布之曲

持私說終不若鮮于侑之允愜衆論人心之公議千載終不泯也

是故安石之享能唱於曾布而不能不罷於趙鼎言行錄王安石

議能行於紹聖而不能不沮於建炎君子幸其宗主公議有人矣

神宗崇寧二年詔配祀文宣王廣靖康初用揚時言傳文曾布之

宣王廣和享列于從祀建炎中用趙鼎言罷祀其神宗

功臣配享

功臣配享

功臣配享

雖然大室之禮腆矣侑食之人當矣然追崇一意而有出於大丞
之外傑閣像形頌臺鐫碑遺風舊蹟凜乎如存豐功茂績昭然不
磨此愚三詠二歎於今日 見繪坊臣條

薦賢

乾興初年 仁宗即位之始也而王曾首薦呂夷簡之相 長編相

王曾首薦熙寧九年 哲宗即位之元也而陳襄首薦司馬光之用 長編熙寧九年陳襄薦司馬光

馬溫公而下三十三人夫人主臨御之初興起事功寤寐人才

毛髮絲粟寸能不遺為人臣者不念公家揀擢之用徒為私門挑

李之計寧不負初政側席之意哉然嘗論之人臣以報國為念則

所薦無非公人臣以植恩為念則所薦無非私夫親固可疑也苟

有材之可舉則不以親而疑讎可嫌也苟有德之可擢則不以讎

而嫌吾以公而薦賢而謝恩私門則無也吾以賢而後薦而有求

後舉則無也此無他人人臣以報國為念而他不暇顧矣夫苟公道

不行於上而公論不明於下則短牘朝馳長牋暮進其舉曰覓親

故交求彼此相薦其舉曰互綢繆托契夙有恩惠其舉曰私白書

大都與奸為市其舉曰鬻此無他人人臣以植恩為念而國不暇恤

矣吾觀 國朝知人之明薦人之公為大臣者惟知薦賢報國為

事為士夫者惟知行己律身為常上以公取下以公進蓋不特如

王曾陳襄所薦也噫盛矣曹彬一代名將也教子登壇韜略世授

卒以子一薦之 記聞曹彬將薨太宗親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瑋

呂蒙正一代賢相也衣鉢相傳勳業無愧卒以猶子 薦之 見

錄呂蒙正為相致仕真宗問諸子孰可用是不以親為疑也廢后

之事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 長編因仁宗發罪后事

仲淹同孔道輔諸人拊門大呼攻夷簡落職知饒州夷簡入相言

於仁宗曰仲淹賢者豈可但除舊借賊仲淹謝曰向以公事許相公

不意相公乃不夷簡曰夷燈籠錦之事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

復薦唐介是不以讎為疑也 言行錄文彥博為唐介燈籠錦所劾

入相首薦唐李文正之用賢以為大臣之職業而不市私恩 言行

傳王文正之拔賢未嘗顯拔一人而恐恩自己出 魏公別錄韓琦

未嘗顯拔一人范仲淹之曾曰恩蓋不敢謝恩私門也 呂文靖

之薦包孝肅以其同巷而不求見 呂文靖一見文靖以此薦之 司馬

自朝 初正 薦賢

先正 不親 為

先正 不親 為

薦賢

乃特
求而

以推
真之
故而

以親
故之
薦私而

被薦
首不
任者

公之薦劉元城取其無書抵政府蓋不待有求後舉也語錄溫公
光君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絕位政府足下無書此所以薦也論
薦若此其視祁奚之於午也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曰午解狐之於

荆伯抑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伯抑婁師德之於狄仁
傑狄仁傑為相婁師德實薦之仁傑不知數擠師亦何愧哉不然

李師錫乃王德用之甥而薦者凡三十餘人政要增釋慶曆中流

龍籍之壻而薦者至二十四人徒以權貴之故而薦也夫何取至
二年流內銓引對雍丘縣陳乞不由有司奏擬與乃龍籍女壻令保

公以力薦之荆公薦之於上呂惠卿本荆公之同已也至犯衆
怒以力薦之呂惠卿巧儉附安石極論新法之便荆公薦之徒以

親故之私而薦也夫何取嗟夫呂文穆謂我為相無能但有一能
善用人呂文穆家正曰我為相无唐質肅言吾輔政何功惟薦二

臺官無愧耳言行錄前輩之薦賢報國以此為稱取之賢彼循權

貴私親固者不亦惑乎雖然薦賢者固無負國家而被薦者亦不
當負舉主范仲淹之於晏殊蓋有知己之恩也長編天聖七年上率百

頌而每以不稱為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官上皇太后壽乃受朝

荆公之於文路公亦有知己之恩也新法一奏識者稱快而反以
異已為嫌若此者適以負所薦仁宗朝文彥博薦韓維王安石張

知乎昔前輩有詩曰先收先生作棟梁其次收拾桶與棗愚敢誦
此於初政急賢之出以為二三大臣勉歐公贈胡安定詩

舉薦

虞朝設教曰簡而廉周典計吏曰弊以廉夫廉者自行之本也以
此律身以此正家以此化風俗此士夫職分之常而非卓絕之行

尚何待教之蔽之而後為哉大抵回天下之勢者在機而不在力
淑天下之心者在上而不在下蓋予駟弗視萬鐘何加足以厲天

下之風俗者固有之矣醉醲飽鮮傾困倒廩者豈盡無也四知自

懼一物不載足以激天下之節義者固有之矣乞墻取媚登龍罔

利者豈盡無也是必新采芑之田興孤竹之節者而後可以美士

心嚴媚賄之誅傲殉貨之刑而後可以回士心却羨餘之貢推金

錢之賜而後可以服士心不然則士心轉移不以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而為之則以人生之萍梗出運之汗隆而為之可不畏哉嘗

怪文帝之舉廉而萬家之縣無有應令本紀武帝之舉廉而闔郡

之廣不薦一人本紀是何廉吏之艱耶蓋蓋不飾既不如賈誼

廉耻四維之勸賈誼策而大馬嬉遊至使魏其武安窮力而肆為

之本傳則縣不應而郡不薦也亦宜矣國家以節儉化臣下以

廉耻勸風俗即此一意已見於藝祖立國之初則人人穆契家

家夷齊有不煩人言者且平蜀東歸惟有圖書沈淪之清節可貴

也於是是有樞宥之命太祖初立命王全武等代蜀沈淪為水陸轉

東歸之日惟圖書數卷使諸將爭取金帛子方倫清潔一無所取

知之擢為戶部侍郎兼樞密使身平江南惟載圖書曹彬之廉潔

可尚也於是是有玉音之歎曹彬平江南倉庫府庫悉委轉運司收

命上款賞之惟其得勸廉之道則廉吏其不勉乎符彥卿之美餘

未易革也而必出粟以愧其心太祖聞大名部民輸租節度使符

彥卿以愧其心王晉卿之貪贖未易化也而必還錦以愧其心

道則貪吏其不愧是故有官鼎鼎無地樓臺惟其得律貪之

也田園負相惟富詩書何冲淡也園貧宰相富公詩曰田身為中

承不受遺錢無貪心也太宗在晉邸嘗以五百千錢遺中丞劉溫

心也法向敏中判我錢尚不受况他入乎身判棘寺不受賜錢無利

妾數百為卿相者誰獨無是心哉而今也不貪不贖無愧一心其

李廉

清介所治簡嚴惡錢糖風俗慳嗇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眾謂

比去推市日樂天入蜀之時龜鶴自隨非強清也趙抃初在成

行其任也屏去舊鶴止一蒼頭執手張公裕李出判端城不持

天下
有三

隆興
初年

今日
初政

利權
宜分
不宜
私

國朝
之利
權合

一硯有善政也包拯知端州歲貢硯前守得百數十倍以遺出帥

南海不載一物有清節也為靖為廣西安阮戒常任官吏不得

夫囊帛櫃金笑與秩終為守令者誰獨無是心哉而今也以易虐

難欺而自畏其勤勉之道至矣嘗謂天下之廉吏有三曰自然之

廉曰矯激之廉曰勉強之廉胡質之清惟恐人知自然之廉也時

田為令去官留犢矯激之廉也楊湛貪鄙聞薛宣之名而改節勉

強之廉也噫矯激之廉君子不取自然之廉不可多得欲使天下

之吏皆自勉於廉節蓋必有虞之九德周之六計以起其愧耻之

心庶無慊於先正之高風昔者隆興初年王晉有曰收召賢士可

擢廉潔以律貪鄙夫以我朝嗣服之初必拳拳於舉廉之令者

蓋新天下之習俗一乘其機則有頑廉懦立之風一失其機則有

噬臍不及事之悔今日新政首舉廉吏其感動人心多矣細書一

頌聞者興起精白一意以承休德詠布衾之銘司馬公歌無宅之

詩寇萊公愚何幸親見之

財計

利權宜合不宜分利源宜公不宜私此國朝建置三司之美意也

財計

五王論卷九

九

夫欽散及時出納由已此利權也若十羊九牧徒費事功則彼此

不通矣視人猶己損上益下此利源也若立夷淵實不知本末則

上下俱困矣之二事者國朝講之也審矣夫夏官之冑案秋官之

磨勘衙司冬官之修造河渠自唐五代以來而他官皆所不與我

國朝悉屬三司故造作軍器屬之冑案土木之工屬之修造河防

之設屬之河渠國家財用之出莫大於三者而三司皆得總焉唐制官設度支金部倉部戶部唐末省官分置五代專以監

轉運官獻之三司及輸都城積于左藏庫
別有科名次貯內庫者皆三司所統之
自昔計臣未有不興利

而富國者欽民房錢闡宦曰可而三司堯臣曰不可夫不以困民

為念則國用宜乏今主計三年而償前後所貸內庫錢至數百萬

而財用沛然有餘也慶曆三年四月王堯臣為戶部郎中權三司

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辦

聞五月入內都知張永知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給軍費事

下者益使持不可因上言曰此收民房錢十之三以給軍費事

臣主計之二年前後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以賦於民也益詳

按籍償之而軍國之用猶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於民也益詳

三路轉運之而軍國之用猶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於民也益詳

以重困也又求其益焉

夫不以規利為重則國計難辦今再任未暮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而公帑愈厚也慶曆四年十一月議權河北鹽法非再見上問曰

用世宗推河北鹽犯再推鹽何也上曰權河北鹽法非再見上問曰

大損之不可自相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法非再見上問曰

七日以報上恩且列詔書北京其後始父老拜民已知之當非再見上問曰

又嘉祐元年八月且列詔書北京其後始父老拜民已知之當非再見上問曰

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三歲而始亦減半其計京師有三年之蓄

方平遂盡漕運十四策宰相富昭讀方平奏上前上太息稱善而

曰此國計大本非當秦也悉如所啓自昔計臣未有不重租而

推民者景德茶商所條三等使王涯處此未必不喜上等也三司

宋太初取其公私之俱便而不取其權利之太深異時公用足而

民富者非公其誰與之長編景德二年茶商條三等茶租三司便

慶曆議臣欲合稅名為一使楊炎處此未必不厭其多名也三司

程琳寧取其名件之繁碎而不肯鹽麩之併合異時不至沒舊名

而增新額者非公其誰賴之故曰利源宜公不宜私者此也景祐

程琳為三司使先是二司併合田賦公納諸名品為一物程琳謂

借使牛皮食鹽地錢合為一公麥豆且合為一易於勾校可也然後

世有與利之臣復用舊名噫利權合矣利源通矣然不重其取而

口談元理者以財穀為迂手校鈔黃者以籌筭為澆其肯盡職耶

是以國朝呂申公之在禁從必先除戶部蔡文忠之參大政必

先除三司使此古者家宰理財之意也蔡官制祖宗舊制除文

忠公由進士第一亦嘗自二司度支副使權泰大政尚書除權三司

乃至翰林學士仁宗方親決萬機則欲權泰大政尚書除權三司

使數月乃拜樞密副使元祐宰相呂申公在至和間任節閣禮官

財計

職任者以簿書為假途其肯究心耶是以國朝陳晉公之為三
司使十有八年號直益鉄李士衡之任筦計至二十年才智過人
此古者倉庫為氏之意也陳晉公公恕為三司使十八年精於中事
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自是計相无不循其舊貫夫如是國用安
得不裕民力安得不豐哉長編李士衡前後筦計之
任至二十年才智過人今之任財計
者有祖宗家法在

荒政

救荒之政尚矣言者腐聽者厭然君子審先後緩急之宜則以察
時變為先以保民命為急以簿書期會之間為寬緩不急之故權
度三者則荒政之論得矣夫陰陽之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
無所愆伏如人之一身有血氣不能無所凝滯水旱流行勢必代
有故古者於三年之耕則餘一年之食是於三年之間慮一年之
必歉也其斯謂之察時變以三十年之通而凶荒水旱民無菜色
甚者不舉膳不祭肺馬不食粟馳道不除上下皇皇相與併力以
救之惟恐一民之不有其生也其斯之謂保民命至於文務調度

以察
時變
為先

以保
民命
為急

簿書
期會
可緩

周宣
之詩

之日上下文具之觀則皆姑置之以俟時平無事然後可議其斯
之謂知所緩急先後故天下之政非一而荒政獨以救言夫謂之
救則其勢奚以異於焚溺之類也指遜救焚無益於焚念慮不可
緩也徐行救溺無補於溺講畫不可後也昔者嘗讀雲漢之詩蓋
深悲宣王之遭時適變而亦深嘆宣王之能捍災禦患也切想其
於兢兢業業如雷如霆之時此心隱然於流離轉徙之民不啻若
已推之若夫朝廷上下盡瘁戮力曾不敢須臾寧也其曰鞠哉庶
士則庶官之長勤於事也其曰疚哉冢宰則大臣之尊勞於職也
其曰趣馬師氏則趣馬不秣而師氏弛其兵也其曰膳夫左右則
膳夫徹膳而左右置而不問也而又繼之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嗚呼盡之矣是無一人不周急於民也是無一不急之物不之去
也夫如是上足以銷天變下足以保民生王化復行非偶然之故
也若酒榷鹽鐵可罷於民所疾苦之時而兩府之士不以告至貽
汝南次公之譏前霍光傳稅錢草粟可寬於關中飢旱之時而羣
臣之間未嘗言至煩昌黎御史之奏韓文集嗚呼陋矣漢唐君臣

宗義倉
常平

軍儲
借上

盜賊
租

先朝
之政

祖示
平時
為民

也其視周人之政遠矣 祖宗勤恤民隱固行於平時無事之暇
 而採災美意不能自已於天變上聞之日且常平之法行於淳化
 之二年淳化二年京師大饑分遣使臣於四門置場增價以貧民義倉
 之法行於乾德之元年乾德元年每輸一斗以備凶荒救荒之策
 似矣而 祖宗猶未也上供者國用所自出也吾每恤於江淮而
 無恤於國用計精功九十年而備軍儲者邊備所需也吾
 寧恤於揚泗而無恤於邊備沈倫使吳越奏揚泗即中軍儲尚
 救荒之策至矣而祖宗猶未也諸道租稅悉從蠲免恐其有以困
 吾民德五年詔水旱作凶民流離委諸劍川群盜捕逐不置
 慮其有以擾吾民難賊上曰盜賊之起皆由飢饉可預為防備
 嗚呼此其仁之至義之盡歟此特上人之責耳而群公百辟其能
 無上體愛民之意乎其任運使也漕兩浙者則發廩減直以濟貧
 民符六年兩浙運使陳堯佐言杭閩等州米斗錢六十蓋江陰
 之漕州者則出祿米以賑飢民米以賑飢民路運使歲出祿
 其東州摩也活青州四十萬人則每自喜言之言伯溫

公使勳功甚偉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民活京東百萬口
 四十餘年每自言之曰過於中書令其益禁使民得以買海人至今
 而人至今賴之之使吾人百下之口活而不亂者蔡公也
 詩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亦何慊於雲漢之章雖然觀 祖宗之
 心於天變上聞之時不若觀 祖宗之心於平時無事之日賜貧
 婦以茶絲賜耕者以茶絲是無念而不在民也政要一示駐駕觀
 未是無念而不在農也八年又關種稻與國二年幸景風門外觀
 夫惟存於平居見於荒政閭閻疾苦上徹旒冕戶
 庭洞達無間鰥寡此祖宗之心其堯湯之用心乎

新箋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續集

荒政

恤刑

我朝
恤刑
之吏
成王
恤刑
之吏

文帝
太宗
恤刑

祖
政
與
刑

淑氣一動草木皆春暘谷方升萬物仰照是知初政不可無恤刑
之心上醫調護元氣流暢良農不力稂莠害禾又知初政不可無
恤刑之吏夫當大化圖新之初天下望澤之始窮閭鄙屋之下遐
陬僻壤之所一動一植欣欣然有更生之願况吾民乎然仁出於
君心而入於人心豈自能發越而自能充滿也哉惟而廣之而在
下不可發狹也勤而施之而在下不可廢沮也爬搔其痛癢洗濯
其瘡痍如雨澤周流於焦涸之地如陽和宣暢於沍寒之谷則仁
心仁聞浹洽彌匝而無匹夫不被其澤矣且舜於嗣位之始而申
之欽哉恤刑之訓孰不曰虞之恤刑者然民協于中之治則有由
矣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皋陶作士惟明克允此其充廣好生之德
也博矣成王於立政之初而發庶獄庶謹之訓又孰不曰周之恤
刑者然豈圖空虛之治則有由矣司寇司公欽爾由獄君陳用辟
爾惟敬中此其發達忠厚之仁也廣矣或者且謂四凶之誅凜然

至論第十一

秋霜之殺物姝邦之罰又雷霆之不及掩耳者似不免為帝王盛
世之累嗚呼孰知虞周深仁厚澤之意其在於此乎何者四凶不
去則導其民於非善是縱姦也羣飲不執則淫斯民於非辜是滋
惡也虞周之刑不施於民而施於吏正所警奉承宣布之職歟
不然文帝後元元年即有決獄之問本紀太宗正觀初年而議決
罪之誅刑法志其視虞周之初意蓋異世而合轍者然釋之守法
力持寬恕方推廣帝無窮之意張釋之傳釋之為而晁錯刑名者
流已寔其脉矣晁錯傳錯習申韓刑名之學鄭公仁義潤澤生民方
欲勸帝力行之功而德彝小人鏗薄之習已截其軌矣本傳吾觀
虞周忠厚之治而漢唐僅有幾致之風此其刑之煩省吏之寬猛
識者可以觀世道之盛衰嗟夫虞周遠矣仁意間斷五季苛虐民
不見德我太祖開國之初未遑他務一洗舊習而新之且折杖之
法寬常刑之典兩豐大祖摠序太祖立折杖法法有縱故可罪
也而緩其誅罪有誤入可恕也則重其辟奏議曾鞏云宋與以來
詳審反覆放於嚴放縱之誅重倚輿休哉此帝王初政之用心然

恤刑

仁宗
初政
恤刑

孝宗
初政
恤刑

今日
初政
恤刑

所以充吾仁心廣吾德意者又有人矣京師翰獄改用士人長編
六年上留意所斷專事欽恤京畿左右軍院典司案鞫開州郡重
封府舊選才校分掌其職上哀欽無獄始詔改用士人州郡重
辟覆以刑部長編建隆二年上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法
決大辟部詳覆之聞上有寬明仁恕之心下有慈祥惻怛之念良法
奏委刑部詳覆之聞上有寬明仁恕之心下有慈祥惻怛之念良法
一定萬代遵守是故仁宗即政四月庚子之詔一意恤刑然考之
當時我仁宗不徒以卹刑之語見於詔令之空言獄有稽留無
大過也而必効其吏自今天下無滯獄矣刑部仁宗嘗問近臣曰
能其體朝廷恤刑之意乎王若曰獄事之重諸路使臣在獄
擬察其稽慢者自當糾劾仁宗曰卿言甚善吏以此意戒之
有不當有常法也而不罪其吏自今天下無冤民矣至訓天下有
大理觀其類以不應奏生之自是官吏不敢復讞故休養生息一
世於祥風和氣之下而使田夫野叟吟詠於山林壟畝之間孝
宗嗣位三月乙卯之詔詳議寬恤然泰之信史我孝宗不徒以
寬恤之語見於十八事之頒聖政寬恤位三月下巧特多端者必寘
于罪聖政寬恤位三月下巧特多端者必寘
德清罰奉行不度者警以常刑乾道寬恤位三月下巧特多端者必寘
必當罪德清罰奉行不度者警以常刑乾道寬恤位三月下巧特多端者必寘

乾淳之間東南之生齒繁庶吏稱民安熙然有慶曆嘉祐之治是
則卹刑不寬無以推人心飭吏不嚴無以行仁政此祖宗拳拳
於訓敕之命也其亦我藝祖詒謀之善也主上新紹熙謀仁聞
四達今日下詔卹刑明日下詔飭吏垂髮戴白鼓春風而沐和氣
然不知奉行之吏果無愧於詔旨丁寧乎且酷暑隆凍按囚踈決
法也今之秉憲節者奉法日少慢法日多不分牒於貳車則委責
於丞佐按行分部而不問事情之曲折受成吏手而不知訟牒之
始末其可憾一也每歲告終例行按察法也今之典獄訟者賢明
日少酷虐日多高下輕重而與吏為奸飢寒瘦死而簿曆不明其
可憾二也有犯者固已伏辜必令妄及於無罪平民之家以為誅
求之計私販者不即疏決必令妄稱與販於亭戶富厚之家以為
計囑之媒其可憾者二也嗟夫六條有戒御製有名湯湯乎江河
之難犯昭昭乎日月之昭布士大夫其忍負之必也朝廷操信必
之權臺諫公耳目之寄監司任彈劾之責則朝綱以肅吏治以振
民瘼以蘇將復見太平盛觀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聖天子

恤刑

已盡心矣又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士大夫盍自勉焉

新法

新作南門聖人所貶新開阡陌君子懼焉其矣國家不可輕變法人臣不敢輕議法也愚嘗拜觀國史熟究新法未嘗不撫卷而興嘆焉

國家自建隆至嘉祐天下似有舒緩不振之勢而根本所在則大山而四夷之猶之巨室焉上下和睦財用充足所少者屋宇未備器用未精減獲遲鈍不及事而鄰牆有時而肆侮悶悶之政誠有不快人意者

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有厭之其於嘉祐法者蓋有說矣宗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有厭之其於嘉祐法者蓋有說矣

不資絕人見朝廷州縣大夫亦有厭之其於嘉祐法者蓋有說矣

何郊以總覽威柄之說進失於寬之漸也

權脩猶靖也天若一日粹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

勢委靡之餘奮起而更張之末為不切時者然事之未舉者舉之而已矣勢之未振者振之而已矣何至棄其本根而他圖哉輸錢

免役以便民也而寬剩之求多則民始以為為不便矣

似未病民也而抑配之過擾則民始告病矣

為不意乎東禮八年四月致同馬光乞罷保甲云云

也於田固重農之美意也而激水以壞民田廬果古意乎

子每試四馬初本經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義理不須盡用

新法

仁祖 愛措 根本 熙寧 大臣 免役 之法 青苗 之法 保甲 之法 於田 之法 經義 之法

之法

諸公
議法
不合

安石
告君
之語

注疏次時務策預買之法行而賦斂之法壞以錢朝償納帛之類先
三道禮部五道預買之法行而賦斂之法壞以錢朝償納帛之類先
性不買法而錢性彦博曰祖宗之法不必更張太過也荆公曰祖

宗不足法也言行錄熙寧初慶州軍亂二府入議文彦博曰朝廷
所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之法未偏聽陛下位以
廢墜不率之如耳蓋荆公知慶博言為已發故力排之温公曰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曰一年一變法也進議蕭何與
曹參事司馬公曰曹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由此言一年一變法者
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道由法有言一年一變法者
一有五年王呂之言勝而文路司馬公之言不勝而祖宗之制度變

更殆盡君子於此為之不滿焉程明道同學於濂溪也以不樂新
法而絕用事行新法程明道同李於濂溪後介甫韓維與荆公同受薦
於路公也以不合新法而疎温公從乞補外

於荆公一論新法終身相棄鄭介夫師事於荆公錢景諶素交
於荆公一論新法終身相棄鄭介夫師事於荆公錢景諶素交
後論新法不合遂相絕之蘇子瞻素厚於荆公劉道原雅善於荆
公一議新法屏迹不容蘇東坡與王荆公劉道原雅善於荆
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列道原固辭以不肯金谷之事及呂獻可

刑參辰相絕平生膠漆者不合而荆公所與共事者以章呂曾
布為腹心張瓌李定為瓜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

斷役惜哉唐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
斷役惜哉唐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
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盧杞夫勸人主以講學此荆
公之本心也而三不足之感上聽胡為有兩口舌耶昨謂安石曰

首擢不孝之小人胡為自相拮据耶熙寧元年二月庚子安石
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又熙寧
年六月詔令朱壽昌以孝行起關先是言者改壽昌不持

政安利元元此安石告君之言也而新法擾民冒行不顧公何忍
為之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不為事余見上安石曰
已夷狄安逸邊人此安石告君之論也而開邊誤國貽禍後來公
又何忍行之安石上書仁宗在位日久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

新法

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故老典
末思因為朝陳所更法令未便介甫大怒遂與之絕交

安石
小人

安石
悔去
君子

熙寧
小人
之罪

元豐
之變
熙寧
之變
紹聖
之變

婦得免於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推原其

由安石所學者孔孟之書所友者直諫之士所談者正大之言一

旦棄置如許操戈入室者此皆小人從吏之罪也觀福建子三字

之書則知異日怨用小人之意荆公為惠卿下石友相傾覆至晚

也觀吾昔好交游今以國事相絕之嘆則知晚年惜去君子之悔

變節而附新法尤可咎方新法之始議也朝廷尚有疑貳之意常

秩之聘正國論去取之機召至闕庭昌言其便而法遂行矣熙寧

法之行也朝廷復有悔艾之舉闕道之問又國事興廢之機安石

自罷之言一入而法卒不廢矣王介甫因新法行廢議不便介甫

朝僅有曾公亮耳僅能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亮也陰助力

贊無毫髮遺安石環顧無所忌憚此法終為誤國蠹民之具矣編

也固小人之罪也亦君子之罪也君子安得不為之浩歎吾觀熙

寧天子安石相誤之語使安石聞之必不為也神宗為王珪因論

非以子改父也人曰神考不可改也君子曰天子改安石之政非

改神考之政也罷保甲廢世易四患之除如救焚然君子方以元

祐為嘉祐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為熙寧矣司馬公行狀曰一聖廟

之何者意其必有元祐也紹聖之變元祐亦未至甚也而君子傷

之何者意其必有崇觀也奏議陳堯中言曰熙寧至元祐一十餘年

次右列而天下之事去矣意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往者不可諫矣

新法

公亮陰助安石更然則變法之禍此固安石之罪也尤小人之罪

也固小人之罪也亦君子之罪也君子安得不為之浩歎吾觀熙

寧天子安石相誤之語使安石聞之必不為也神宗為王珪因論

非以子改父也人曰神考不可改也君子曰天子改安石之政非

改神考之政也罷保甲廢世易四患之除如救焚然君子方以元

祐為嘉祐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為熙寧矣司馬公行狀曰一聖廟

之何者意其必有元祐也紹聖之變元祐亦未至甚也而君子傷

之何者意其必有崇觀也奏議陳堯中言曰熙寧至元祐一十餘年

次右列而天下之事去矣意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往者不可諫矣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君子深幸其有建紹之治

朝儀

用肉朝平義時之

漢內庭義不謹

君平時之盛

祖宗會之時

君臣大分也固當嚴於視朝而尤嚴於平時朝會盛儀也固當謹

於外朝而尤謹於內庭何者平時之際其情易狎內庭之所其分

易藝苟溺於宴安而憚於禮法不樂於檢束而自便於縱肆則上

下相從事於苟且之文而近習預政之弊職此之由也嘗觀周禮

一書而知周人之法度何其謹重詳密耶夫外朝之儀朝士既掌

之司儀又辨之而猶未也治朝之儀司士掌之宰夫又掌之而猶

未也蓋內朝燕佚必有師保正救之官而闈尹婦寺又皆屬於家

宰之臣行之於宮庭寢處之間達之於朝庭宣布之際同此禮也

亦同此心也豈必視朝而後嚴外朝而後謹哉漢唐之儀非不足

觀然內外幾天淵之隔旦暮有聖狂之分漢之制朝會也謁者贊

導郎中俠階百官執戟傳警御史執法舉不如法若嚴矣百官表

上然卧枕宦者而不顧排闥高帝枕宦者卧樊噲排闥踞視將軍

而見至不冠武帝賜將軍殿視則視則又何藝也異時倖臣媵朝之醜申屠嘉傳

鄧通官者戲殿上嘉召通權臣干政之弊是非內庭不謹而區區

於外庭之文耶莽權臣王鳳王方唐之損益禮文也有兩丞以辨其

儀有典儀以替其位贊辭則通事舍人正班序則御史臺屬若嚴

矣唐百官志然樂工伎術之流皆得鳴玉馬周傳斜封墨敕之弊

率由中出武后紀則又何藝也異時大臣有離立之慢武夫有背

闕之悔李勣傳者是非平昔過輕而屑屑於視朝之頃耶國朝

以禮立國朝儀尤重舊制常朝以日入閣以朔大朝會以冬至五

月朔會要雙日不坐陛下自臨大主十有五日一朝肅宗而下成復日朝

然游焉息焉亦聖人之制望依前代復日視朝又日不坐不於初

會要唐宗始御紫宸殿羣臣入閣常以月朔行之後唐天成初

又以望入閣國初舊制皆以朔入閣又按會要太祖元會四五月

朔至天聖則罷五月之朝會熙寧罷月朔之入閣而以日視朝之

制則天禧變用隻日焉此朝會之時然也皇朝天聖二年故事五

宗問輔臣曰此何禮也王鈞若曰唐以瑞氣始於此故設君臣相

見之上命罷之又長編二年詔罷入閣又先是王在言入閣

者唐德殿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殿今同而唐宣政殿即

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正衙若正衙紫宸殿正衙仗

自宣政殿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五代以來廢正衙立仗之制今

入閣以正是唐常朝兼為盛禮不可遵用故罷之又按會要天

朝儀

禮宗
朝會
之制

列聖
之法

生正
此禮

燕相
之儀

禮四年中書門下言唐正觀十三年房喬請三日一臨朝臨慶
年長除無忌請隔日視事並從之自後有五日開延英雙日視朝
視事或於長春殿或於承明殿遂從之舊制有外臣之辭謝有

群臣之橫行有宰臣之押班至乾德則變辭謝類苑舊制文武羣
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詳謝亦如之太祖嘗命上自

嘉祐雖廢而中丞有言迨熙寧始盡革焉此朝會之制然也長宗
即位王陶彈宰相不押班為歲已久即非始自臣等唐每月凡開延

之所維持者天冠地履凜凜難犯朝會褻慢太平有詔也會要太
五年詔曰表著之設蓋有等威五代以來舊章毀廢私禮景德有

戒也會要景德三年詔曰自今朝會皆務恭虔不得諠譁內殿
私禮故有是命趨朝後時祥符有令也則列聖之遵守此法固

重矣制會要祥符二年禮部言伏見常參官每日趨朝多不整肅
名申奏上前之喧忿未已則王文正以為當謹王崇勳上

失儀則王欽若力攻其失會要祥符三年詔曰自今朝會皆務恭虔
嚴之所律之以舞蹈繩之以俯伏夫誰不貌其敬哉若命坐以優

大臣此常時也我太祖輟之以重其威噫平日且爾况視朝之
頃乎燕服以見近臣此常禮也我太祖易之以示其敬噫內庭且

爾况外朝之地乎夫惟藝祖立極之初已明此意聖子神孫共守
家法昭乎太陽之照物凜乎太阿之出匣其視周之六典何愧哉

古之禮文詳乎後之禮文詳乎曰亦古之禮文詳尔然古人行之
天下以為宜務世行之天下不以為安何也蓋禮文之在天下用

於自尊者為驕於失而用於事天者為盛美之事古人惟以事
天為禮則制愈僭而愈不弊自夫後世以侈心行之則勢位之益

鹵簿

鹵簿

周禮
天之禮

秦禮
用於
東游
出中

漢禮
用於
游幸
求仙

我朝
之制

隆而人情之益薄分守之益嚴而風俗之益衰登鳳凰而翳華芝
徒見於甘泉行幸之時甘泉賦乘綉象而靡雷旗第用於上林游
獵之地上林賦故其車騎服御若足以駭世耀俗而相讓相僭之

患已見於天下是無感乎後世之不如古也夫論制度之善莫如
周禮文之備莫如周然輿服之必飾者非所以自奉也仗衛之必
嚴者非所以自侈也蓋用之於已者為甚易而用之於事天者為

其備故玉路之十有再就者獨見於祀天而以朝以賓者不與焉
太常之十有二存者獨見於祀天而以田以戎者不與焉執戈看
而夾王車者不用於他而獨用於祭祀之時服裘冕而從王車者

不見於他而獨用於郊祀之際並周此古者禮文之詳天下以為
宜者蓋以事天盛典不容不備也秦皇承六國既滅之後謂非備
其宜衛不足以震撼愚民之心自侈出警入蹕之衛以九國貳車

之制從車羅綺照耀輝霍前旌後旗馳驚紛紜然其禮不用於祀
天而用於東游出守之幸則秦之侈靡無制者適足以啓天下睥
睨之心何益哉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以第謂之輿薄有大駕有

曰十口者謂侯一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武懲禮文多闕
承秦制故大駕高車八十一乘之陋謂非煥其文章不足以新一代之施設備大僕屬車之乘見

新甘泉鹵薄之儀千乘萬騎駭人瞻視羽葆旌極口賦詠並見
相如傳又趙昭儀大幸每上然其禮不用於祀天而用於游幸求
仙之舉本紀則帝之靡麗自奉者徒以濟平昔好大之慾何補哉

嗚呼君臣亡等脫畧邊幅固不足以立萬世經常之制然事天不
足奉已過汰又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 國家承五代簡陋之習

制度疎畧駸毋庸議自范質討論故事而始定鹵薄之圖人祖謂
今時和歲豐克奉禮祀宜備禮儀南郊南郊鹵薄儀字屬上之自陶穀為禮
儀使而始定鹵薄之制大祖南郊鹵薄儀字屬上之自陶穀為禮其導駕押仗之服則

從開元五色之禮其執仗次第之色則從五行相生之次其乘輿
則增造五路其奉身則備用六引作於乾德之四年成於開寶之
三年而用於開寶之四年太祖增其儀衛仁宗煥其采章神宗哲

宗更正其制作徽圖寶記藏在秘府今披而視之尚猶聳然而作
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噫盛哉開寶四年十一月親享太

鹵薄

本朝得人之

服志慕太祖親閱似仗毀其不中受者易以文綉自此以備後盛
太宗真宗又增蓋之仁宗即位宋綬定鹵簿為番記十卷上之
又神宗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詳定鹵簿記公卿奉引第一開封
令乘輿車馬開封牧乘車車旗次太常卿乘車車旗次同徒
東華車馬是縣令五品秩比大夫乘車車旗次太常卿乘車車旗
旗大常卿古春官當乘夏績建旒司徒令三公當乘夏績建旒
引紫纛乞改用青從之義所說王公以下綴合用青今鹵簿番六
年鹵簿番改二十八宿旗攝又元祐七年然嘗觀其制度矣天子之制

凡四一曰大駕郊祀所用也二曰法駕明堂大享所用也其三曰
鸞駕用之朝陵謁廟其四曰黃麾仗用之省方親征大駕凡二萬
餘人法駕省三分之一鸞駕半於法駕黃麾仗又減於鸞駕夫祖
宗之嚴於祭祀也故大駕法駕鸞駕為其重其數為其備 祖宗

之畧於自奉也故黃麾仗其制為其疎其數為其簡嗚呼其得周
人祀享之禮歟元龜凡鹵簿四等一曰大駕二曰法駕三曰鸞駕
四曰黃麾仗大駕者郊祀禮田賦王清昭應宮景
書東封西祀朝謁太青山下份陰行禮用之鸞駕者朝陵迎大小天
黃麾仗者御樓車駕親征或有省方還京上遂用之法駕者朝陵迎大小天
輿服志奉按皇祐二年鹵簿使言明堂大享用法駕者朝陵迎大小天
三分之一得兵部狀大駕用方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法駕用方有一千
一用方有一千一百七十八人檢祥符封禪法駕用方有一千
六百六十一人本部無法駕字番又文瞻散逸望同是故開寶之
禮官詳定乃定方一千八百八十八人如此則數又不同

鹵簿遺逸特命討尋固也然非事夫禋祀則未必備見上康定之

儀衛寡薄特令加備固也然非郊廟大禮則未必曾輿服志葉康

言郊廟大禮惟因薄外常日尊從惟有駕頭而後有旗纛之類而
正侍從所司官屬下至厥後皆雜行中道士庶夾道馳驅喧呼不
禁非所謂儀衛先驅清道後行也國朝承五代荒殘之弊尺共戈
戰旌旗之制以簡寡類同藩鎮且委近臣討儀衛之弊尺共戈
酌取其中稍增儀衛簡寡類同藩鎮且委近臣討儀衛之弊尺共戈
物諸禮院詳定儀衛簡寡類同藩鎮且委近臣討儀衛之弊尺共戈
車異用國朝親祀致齋五日即進王輅非是請致齋五日
日進金輅至太廟齋宿翌日行禮畢推王輅赴南郊
之物也不敢用之南郊恐其褻也志彙景祐五年賈昌朝言以衛
親奉大禮乃陳戲賞之其未為允稱宜去也此祖宗以事
天為盛舉以祀禮為縟儀則儀衛之詳何嫌焉

郊禮

古今郊祀之議有二曰天地並祭之議祖宗並配之議喙喙爭鳴
人人異見自漢儒至我朝治平元祐諸君子之說不知幾千百年
于茲然議禮如訟母惡於爭執經如仇不厭其異要之制禮至聖
人而定議禮至聖經而定則制度合而議論決矣夫郊祭之禮見
於周典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後之議者或主以分祭之說或主

郊禮

以合祭之說而分合之議分矣周禮疏君子但觀昊天有成命之

詩聖人合言郊祀天地之意則合祭之禮誠當也詩吳命篇配享

之禮肇於周易豫卦三代以來亦未之有變也後之議者或主以

嚴父之說或主以尊祖之說而配享之議分矣記疏君子但觀

思文我將之詩聖人載后稷文王配祀之意則並配之禮亦宜也

詩我將思蓋嘗考之國朝矣合祭始於乾德之元年也甲子南

至行禮園立時從劉溫叟禮圖之論長編溫叟行禮圖相與討論

故事甲子之上甚嘉之其後專用此制十自是而後或太宗郊五或

真宗郊五或九郊或三郊皆用是典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之

一郊耳奏議元祐七年顏林等言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

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唯下英宗郊八年已再專明堂今初郊禮元

祐於是而有分合之議顧臨曰合祭是范純禮曰分祭是七年顧臨

曰分祭非劉安世曰合祭非初議北郊禮合祭未可輕改蘇軾

成法萬世不易皆合昊天有成命之詩有不容輕易者矣見上且

嚴父配享始於乾德之元年也南郊親祠并配宣祖時從張昭之

議張昭乾德元年十一月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自是而後有配以始祖

周郊初太王業請祠以宣祖配及上即位禮官以為祭郊商郊配

天於禮為允上將東特意奏有配以祖考長編淳化三年郊配

嚴父莫大於配天遂用蒙議有配以祖考簡言聖朝親祀自立

同配以聖授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臨天之義恭惟太祖親祀自立

從之有三聖同侑有祖宗迭配其前後升配之禮不一矣長編景

宗也長編治平元年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

聖同侑以後並三治平於是有並配之議王珪曰請以嚴父蓋主仁

宗也長編治平元年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

享配呂誨曰請以尊祖蓋主真宗也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以

郊禮

周公曰有聖人之德而文王德其父也近世祀明堂皆以錢公輔曰
父配于五帝此乃擬議孝經之意有傳舊禮以真宗配之始封之祖
請以祖宗蓋主太祖太宗也同聖人之德者配焉太祖則周之
李受傳曰請以祖宗蓋主真宗仁宗也同聖人之德者配焉真宗並配先王作祭崇德
其以祖宗並配也祖考蓋主真宗仁宗也然當時卒從嚴父宗祀之說者蓋明堂尊父
郊以尊祖合於我將思文之詩有不容輕議者矣雖然制度不考
無以合古誠敬不足無以格天夫古者其席藁結其祭掃地其器
陶匏蓋尚質以章天德也我 祖宗乘輿服御並從儉約母外飾
也聖政 孝宗隆興二年詔曰太祖皇帝 乾德元年郊祀詔書
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 青城帝幕務從簡省母美
觀也紹興十三年進呈郊禮宿衛法如望祭青城幕次事上曰止
類不請飾以古者鬼神之享享于克誠黍稷之馨不如明德蓋修
德以享天心也我 祖宗屏去葷茹天子身行之則一陟一降在
帝左右矣長編拾遺 祥符二年上曰太祖太宗每奉郊禮此日前期
洗沐與百官共由之則彼此奔走對越在天矣類苑 太平興國二

朕將郊祀如聞行事官不尺不嚴崇當 此其小心翼翼嚴恭寅畏之
德蓋異世同符百聖一揆初未嘗一毫間斷也宜乎一德享天三
靈垂貺故夜月澄爽雲物晏溫則元祐親祠之日也元祐七年
祭天地于負立是日五鼓輩詣壇外壇百官佳詔不聞細白小次
歷午殿外壇不設前樽首跪奠致誠極恭夜月澄爽雲物晏溫
翌日風寒相厲時雪如朝獻則景日麗空登壇則台星騰彩只
日麗空至郊夕則微陰登壇即霽而台星見 則紹興肇禋之日
也帝鑒不遠洋洋其上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

社稷
緜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天百靈孚佑
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夫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之祭誠重
矣是故封人設壇不屋而壇此壇壝之制嚴也 周禮薦必以血牲
必以黝此牲牢之具潔也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黝用黑
歌奏應鍾其舞以較則樂舞之儀為如何大司樂服尚絺冕其飾
三章則冕服之用為如何見上春夏祈穀載芻歌之秋冬報禮良
邦載詠此人君事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神亦莫不

社稷
緜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天百靈孚佑
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夫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之祭誠重
矣是故封人設壇不屋而壇此壇壝之制嚴也 周禮薦必以血牲
必以黝此牲牢之具潔也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黝用黑
歌奏應鍾其舞以較則樂舞之儀為如何大司樂服尚絺冕其飾
三章則冕服之用為如何見上春夏祈穀載芻歌之秋冬報禮良
邦載詠此人君事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神亦莫不

社稷
緜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天百靈孚佑
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夫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之祭誠重
矣是故封人設壇不屋而壇此壇壝之制嚴也 周禮薦必以血牲
必以黝此牲牢之具潔也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黝用黑
歌奏應鍾其舞以較則樂舞之儀為如何大司樂服尚絺冕其飾
三章則冕服之用為如何見上春夏祈穀載芻歌之秋冬報禮良
邦載詠此人君事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神亦莫不

社稷
緜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天百靈孚佑
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夫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之祭誠重
矣是故封人設壇不屋而壇此壇壝之制嚴也 周禮薦必以血牲
必以黝此牲牢之具潔也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黝用黑
歌奏應鍾其舞以較則樂舞之儀為如何大司樂服尚絺冕其飾
三章則冕服之用為如何見上春夏祈穀載芻歌之秋冬報禮良
邦載詠此人君事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神亦莫不

社稷
緜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天百靈孚佑
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夫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之祭誠重
矣是故封人設壇不屋而壇此壇壝之制嚴也 周禮薦必以血牲
必以黝此牲牢之具潔也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黝用黑
歌奏應鍾其舞以較則樂舞之儀為如何大司樂服尚絺冕其飾
三章則冕服之用為如何見上春夏祈穀載芻歌之秋冬報禮良
邦載詠此人君事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神亦莫不

社稷
緜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天百靈孚佑
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夫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之祭誠重
矣是故封人設壇不屋而壇此壇壝之制嚴也 周禮薦必以血牲
必以黝此牲牢之具潔也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黝用黑
歌奏應鍾其舞以較則樂舞之儀為如何大司樂服尚絺冕其飾
三章則冕服之用為如何見上春夏祈穀載芻歌之秋冬報禮良
邦載詠此人君事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神亦莫不

社稷
緜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天百靈孚佑
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夫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之祭誠重
矣是故封人設壇不屋而壇此壇壝之制嚴也 周禮薦必以血牲
必以黝此牲牢之具潔也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黝用黑
歌奏應鍾其舞以較則樂舞之儀為如何大司樂服尚絺冕其飾
三章則冕服之用為如何見上春夏祈穀載芻歌之秋冬報禮良
邦載詠此人君事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神亦莫不

社稷
緜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天百靈孚佑
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夫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之祭誠重
矣是故封人設壇不屋而壇此壇壝之制嚴也 周禮薦必以血牲
必以黝此牲牢之具潔也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黝用黑
歌奏應鍾其舞以較則樂舞之儀為如何大司樂服尚絺冕其飾
三章則冕服之用為如何見上春夏祈穀載芻歌之秋冬報禮良
邦載詠此人君事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神亦莫不

世
正神

穀
正神

國朝
之制

寧有道曾孫一興義兵而所過名山大川之神皆陰拱而受職焉
 是又感神之德然也豈必因祭祀而始獲地示之福哉噫儒者講
 禮於千百載之下不明其禮文固無以定沿革之制不究其名義
 亦無以訂議論之實夫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土穀之有
 功於民此祀典之所當尊是以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有
 播谷之功則取以配稷夫何疑而後儒紛紛之議執經如仇辨禮
 如訟嗚呼亦惑矣且有功於民者祀之古今之通議也昔共工氏
 之子龍有平土之功高陽氏之子黎亦有平土之功是故祭社之
 日取二子以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然則今之配祀者謂之龍
 可也黎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龍與黎為社之正神而非
 配社者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社為土神則當祀以犢不當兼
 用羊豕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
 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羊豕吾益知社為土之正神而
 無疑也鄭元注社稷者五穀之神勾龍后稷以配食也按所傳郊
 二社社者神社之道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樂用靈壽大喪
 三年不祭惟社天

故禮為社稷又性用大年与天地不同若谷是谷神祭之列山氏
 用谷反自食乎崔靈恩云二家之說與為長餘見九記
 之子柱有播穀之功厲山氏之子農亦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
 日取二子以配食焉亦不忘本之義也然則今之配祀者謂之柱
 可也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柱與農為稷之正神而非
 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稷為穀神則當祀以犢不當
 復用黍稷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稷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
 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黍稷吾益知稷為穀之正神
 而無疑也見上孝經說云社者土之神稷者能布五穀皆土地自
 然之氣故名曰神則社稷之為正神而非人為之也不亦可信矣
 乎見孝子經疏祭法有云共工氏之子能平九州厲山氏之子能植
 百穀則數臣之配食社稷而非正神也不亦可信乎昔方山氏其
 子曰農辨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維之故祀以為稷其考歷代之
 王氏之霸九州之是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國朝以重農為國本以
 制度訂諸儒之議論而社稷之義定矣
 明禮為家法經典成無儀於皇三代故大社之饌定於實儀長編太
 事於太廟乃詔實儀定其儀注儀以開元禮參酌於二代之典繼
 以進食之祭作辨和祭六社之饌曰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闈入

社稷

皇帝詣壘洗之儀如真位屋壇之制申於王隨天聖十年太常王隨言壇廣五
一屋三階三獻之禮得於奉常李維之尚五尺五邑土為之四面各請景德間太常李維言埋血
之祭定於元豐禮院之議元豐四年講定禮文所言今社稷議注
為始其定邊豆簠簋之數見於景德四年之詔正祀祀二邊豆二
百二簠其考儀注祝文之事見於天聖七年之議祀文云社稷
俱為禮不於社棄何以別於社嗚呼其制備矣其文侈矣其意厚矣而祖宗所以
感神者又出於禮文之外 宋德當天社稷鼎安歷三百年而又
有以遺萬載無疆之休和氣致祥農扈告豐百室盈止而享季稷
稻梁之慶故勾龍為社夏制也且拳拳於過門不入土功用成之
日秋報歌詩周制也而函風農桑之務且致意焉有事神之文有
感神之實而後質之鬼神而無愧矣

新筭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